



詒經精舍文集卷九

性情說

聖賢之學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于陽情生于  
 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為性通乾于坤既濟定文  
 言曰利貞者情性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  
 情外何內陽外陰曰獨立者陽體物者陰情接物而  
 生以物為質詩烝民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  
 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為空  
 虛然則情無惡歟曰有欲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  
 篇曰治欲者不于欲于性翼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  
 詒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一  
 更興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盡性然則通性何以  
 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  
 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  
 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  
 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參許氏鄭氏虞氏  
 說

性情說

胡縉

命於天而生者謂之性感於物而動者謂之情性者  
 何仁義禮知信是也情者何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天  
 地者性之本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



五行之秀氣也。故天有陰陽。人有性情。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性。在天爲六氣。在人爲六情。有善無不善者。性也。率乎性而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言性而不本於仁義禮知之善者。鑿于天而昧于人。其爲說也。駁。言性情之善而不本于陰陽五行之奧者。詳於人而略于天。其爲說也。虛。孔子而後。言性者不一。則其說將奚從。曰。從孔子。孔子之言性也。備于易。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

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而曰道。曰善。曰仁。義禮智。則言性惡而不以仁義禮智爲性者。其說非也。言性而曰天地曰陰陽。則言性情而不本于陰陽五行六氣者。其說亦非也。曷言乎性情本乎陰陽也。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獨地不生。陰陽三合然後生。陽主性。陰主情。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善乎許叔重之。

言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而  
白虎通亦言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孝經鉤命  
決亦言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  
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言性  
情者。說莫精於此矣。蓋分而言之。則性情各有陰陽  
性對情而言之。則情爲陰。性爲陽。陽極生陰。故性之  
動爲陽。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陰。承乎陽則順矣。  
情率乎性。則情亦善矣。曷言乎五性本乎五行也。按  
大元經曰。三八爲木。性仁。二七爲火。性禮。四九爲金。  
性義。一六爲水。性知。五十爲土。性信。劉歆班固作律

詁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三

歷天文志。漢書晉灼注引翼氏說。皆與之同。白虎通  
復暢其義曰。人有五藏六腑。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  
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  
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肺所以  
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  
也。心所以禮者。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土卑陰  
在下。禮有尊卑。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腎者水之  
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脾者土之精。  
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若乾  
鑿度之論五性。則又以信屬水。知屬土。其說曰。凡人



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夫萬物始出于震震東方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故東方爲仁成乎離離者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禮之敘也故南方爲禮入于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宜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刑盛陽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四方之義皆統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故中央爲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鄭君中庸注祖其說曰本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戶子曰冬爲信北方爲冬亦同此說二

詁經精舍文集 卷九

說大同小異按孔子曰知者樂水則以水爲知土爲信者其說得之按揚子以性爲善惡混而太元仍以仁義禮知信爲五性劉歆班固賈逵皆宗古學而漢志曰虎通之說皆云知屬水信屬土與揚氏太元合必周漢以來古義也故乾鑿度亦云水土二行兼知兼信史氏周易口訣義引以立說木金水火非土不載仁義禮知非信不成明乎五者之爲性則性之善也不辨而自明矣曷言乎六情本于六氣也按左氏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逵曰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翼奉奏議亦嘗言之曰北方之情好也東方之

情怒也。南方之情惡也。西方之情喜也。上方之情樂也。下方之情哀也。白虎通之論六情說與之同。此周漢以來六情之說也。明乎六者之爲情。則情之有欲也亦明矣。曷言乎率乎性。則善悖乎性而不善者。情也。按易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此言情之率乎性而善者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此言情之悖乎性而不善者也。然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者。何謂也。曰。此其說詳見於中庸。蓋性有三品。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一者一於善也。故曰。性相近也。然則性旣善矣。孔子所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何也。曰。此言學也。非言性也。上下之義。



孔子嘗自言之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其意曰：唯生知之、上知、與困而不學之下，愚斯不可移耳。苟非生知，則非學不成也。苟困而學之，則亦無不善也。然則性既善矣，亦有待于教乎？曰：有。性之有待於教者，情爲之也。凡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哀樂喜怒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孔子言：盡性言存性。中庸亦曰：率性之爲道，脩道之謂教。率性者，率其五常之性也。脩道者，脩其五常之道也。董仲舒曰：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度制不節。又曰：民之性如

語經精舍文集

卷九

六

繭如卵繭待繰而爲絲，卵待覆而爲雛，性待教而爲善。斯言也，得之矣。董子言性純雜相半，當分別觀之。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總之在盡其五常之性而已。孔子而後言性者，惟孟子子思及漢儒之言陰陽五行者爲得其實焉。若周人世碩、宓子賤、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是直以情之有欲者爲性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是直離情以言性而近于桑門之學也。故鑿于天而昧乎人，其失也。駁或祖孟子以言性而略于陰陽五行，致五性六情

之說不明于天下。故詳于人而略于天。其流也。或病於虛。是故惟聖人之論性情也。言天亦言人。貴實不貴虛。而情以之正。而性以之盡。而命以之定。

性情說

洪震煊

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於性。樂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即情也。惟情本出於性。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語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七

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人皆有之。此性所以爲相近也。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己。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鄴文茂記。



繁如春華者哉。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者歟。

性情說

徐養原

今有人於此，或曰善，或曰惡，各持其說，莫能相勝。試取其行事條而列之，則其善惡可不辨而明。孟子以性爲善，荀子以性爲惡，二子言性各有所指，而說者不察，互相譏彈，宜其說之多而愈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則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也。荀子曰：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

詒經精舍文集

卷九

八

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然則荀子以好利疾惡好聲色爲性也。今試舉仁義禮智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善。試舉好利疾惡好聲色以示人，曰：善耶，惡耶，則必曰惡。然而說者多伸孟而抑荀，彼將曰：性一而已。孟子之言是，則荀子之言非。是不然，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也。凡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皆謂之性。何必限於一哉。且荀子之言亦有所受之也。召誥曰：節性惟已，其邁非卽。荀子之所謂性，乎。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又

曰口之於味其性不與人殊。是孟子論性固兼二者而言之矣。孟子兼而言之。荀子乃舉其一端。則荀子之識不逮孟子。然以荀子爲不識性。則亦不可。凡二子之言性。非空言性也。將以勸學也。學以復其性。故人可以爲堯舜。學以化其性。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孟子之爲學。猶索逋然。求其所固有者。荀子之爲學。猶殖貨然。致其所本無者。故曰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孟子言聲色臭味。君子不謂之性。恐人之順性而廢學也。荀子以爲正惟性惡。乃不可以不學。告子曰生之謂性。此亦一說也。記曰凡民有血氣心知之性。

詒經精舍文集

卷九

九

而無喜怒哀樂之常。以血氣心知爲性。自古而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仁義禮智非他。血氣心知之不偏者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他喜怒哀樂之不乖者是。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又以知愚爲性。知不極上。愚不極下。其爲知愚率相近也。因其所習而知者益知。愚者益愚。惟上知與下愚。其性本相遠矣。習不能移之使相近也。若仁義禮智則上智與下愚一也。何遠近之足云。



自儒者以格物爲第一義。于是分門別戶。黨同伐異。而未有艾也。而要之皆非也。夫古人未有離學以爲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而首以離學爲事哉。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如若所言。卽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扞禦。近取量度。是離學之教而已矣。是無益之事而已矣。烏乎可哉。善乎。唐孔沖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

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後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若善事來。則知其至于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于惡。既能知其至。則行善不行惡也。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非有關於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

人之不行善而行惡。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也。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義而已。如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辟則爲天下僂矣。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言善惡所至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是言善惡所至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是亦言善惡所至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言至此。善惡成敗吉凶終始極爲沈切。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卽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也。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尚何紛紜辨難之有哉。



夫程朱爲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者。已向千載。雖精研未若闡洛而詰訓具有師承。或尚可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蓋知者非昭昭靈靈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因夫事物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

人所好以招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則自然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后知至。凡物之未來。寂然不動。及其既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可以幾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物。而物至又足以知知。有知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慎。

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循天理者也。人所惡惡人所好。狗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苟非物來何以知之乎。

格物說

謝江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記註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

詁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三

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為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為正物。為去欲。按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即事有終始之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据爾雅釋言格來也。又据易繫辭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据釋詁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事物無窮。格亦無窮。誠難



免爲後人所譏。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卽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難盡舉。其同異。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之說爲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學原無闕文。固無容補耳。

詒經精舍文集

卷九

古

曾氏一貫論

洪頤煊

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祕。惟曾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案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卽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卽是一恕。卽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卽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他如告哀公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忠也。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者恕也。忠恕之

說盡人皆得聞之。寧獨二氏爲得其傳乎？又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又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莊子云：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老莊異端，尚知一之爲貫，曾是七十子身通六藝者而反不知一貫之爲用乎？故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祕也。端木氏因論學孔子語以一貫，此又別是一義。周禮注十葉爲貫，後人以錢十百爲一貫。穀梁傳云：羈貫成童。范甯注：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

註經精舍文集

卷九

五

飾。鄭君注儀禮云：一從一橫曰午，是貫從十起義。故說文引孔子曰：推一合十爲士。論語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門惟顏氏生知，亞子聖人，故能以一貫十。曾子力行忠恕已至，故聞而卽唯若端木氏力行忠恕者有未至，則猶有然與非之疑。夫子云：子一以貫之，夫亦謂道在忠恕，非與語會者有二也。後儒好言元妙，幾若孔門一貫別有一物，得其傳卽可超凡入聖。孔子祕不示人者，此禪家頓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語聖人之道，恐失之遠矣。



夫鬱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玉。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母生。從母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母則非一數。羅縷道妙。必絕慮于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于孤陋也。實字從貫。貫成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載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通義。一貫之雅詁。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

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少之屯也。上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自貫異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兩盡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象。

五行八八爲六表出爲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于十而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周禮太史算器謂之中考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蓋取諸此逸書曰先其算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函丈問荅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于備數故功成于篤實也

諸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七

曾子一貫論

趙春沂

一母之悒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母爲恕此皆不明乎六書之說者也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母一者何惟初太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母之悒無可易者今且卽說文推之王天下所歸往也孔子曰一母三爲王三者天地人也今按術家求中徑及邊形之法天體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地體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徑一者卽一母之象也又甲字下引太一經頭空爲甲甲爲人頭西古文甲始于一見于十是亦以一母十之象是一母之



指通乎天地人也。才艸木之初也。从一上母一將生枝葉一地也。按才卽古文哉。書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才。爾雅釋詁注引書茂哉。釋文作茂才。才哉皆始也。是一母之指。又卽萬物權輿之說也。百十也。數十百爲一貫。是天地生一成十之數。于此可悟也。鉤大鎖也。一鑲母二者是老子一生二之理。又于此可悟也。凡六書之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丕从二在天地之間不字从一一猶天也。至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丁字皆从一一。上者上下通也。此非一母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

詁經精舍文集

卷九

六

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母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一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母之謂乎。且曾子之所謂忠恕者。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如音聲也。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舍一。一卽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母。亦與六書之證合。此皆證之說文而無不可通者也。特是一母本古語。故莊子德充符曰。以不可爲一母。其後衍之。如荀子天論曰。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母一起一廢。應之以母。淮南原道訓曰。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

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卅九野。倣真訓曰。夫道有  
綱紀條目。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皆卽孔門一卍之  
指也。至如韓非子顯學曰。磐石一卍。呂覽過理曰。亡  
國之主一卍。此又不專指道言。蓋一卍之指。備交爲  
道。單文則泛耳。要之以一爲道。實肇端于孔氏。而大  
衍于說文。故曰一卍之指。卽六書之證也。許氏之功  
誠鉅矣哉。

蘇子云孟子之論本於子思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

湯錫蕃

諸經精舍文集 卷九

九

萬事未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  
密。中間多所引述。文似不屬。意實相承。凡所以提挈  
綱維。開示蘊奧。若絲牽繩聯而下。爲堯舜以來言道  
者。統宗之書。疑其別有剗獲。自道其生平所得力。及  
繹思夫曾子之唯一貫。而以忠恕著明之。爲之釋然  
解已。忠恕違道不遠。中庸言之。不過下學上達之義。  
烏乎解一貫。不知忠中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持載覆  
幬。不假造作。故其氣和。聖人有心而無爲。因物以付  
內而喜怒哀樂外。而子臣弟友。近自居室之間。遠而  
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一心應之。各得其所。而其理則



庸。程子有言曰。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門人不知也。知忠恕而已矣。在天地則於穆不已。在聖人則至誠無息。門人不知也。知下學之忠恕而已矣。忠耶。一耶。恕耶。貫耶。其理衆著。其蘊無窮。曾子身體之。而子思乃得之。以著中庸。然則不知曾子之一貫。讀中庸。可已。天下國家萬事萬物之所由出。其緒至紛且蹟。約其經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一行九經。貫也。一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聖人也。物以誠爲終始。不誠無物。非無物也。無一則無以貫也。以故順乎親。信乎及。獲乎上。以及言之。

不跲。事之不困。行之不疚。道之不窮。凡事之不廢。一則豫。貫則立。至於以天始。以天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則惟一。故貫惟貫。故一之義也。中庸一書。卽以爲曾子一貫之傳書也。可雖然。曾子亦終其身。忠恕中而已耳。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日以三者省身。戰戰兢兢。至於易簣而求安於正。何敢一日以爲得聖人之道哉。惟其然而一貫。乃獨歸之曾子矣。何則。聖人之門。闡一貫者。曾氏端木氏而已。端木無傳書。曾子有傳。人人傳其書。後數十年。而孟子私淑諸人。而聖道益著。人言孟

子功不在禹下。吾爲之揆厥淵源於曾氏。九溯洄不置焉。

### 顏氏復禮論

洪震煊

自農皇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煌煌乎丕天之。大律治世之。鴻模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孝爲仁本。禮爲仁文。道非小矣。功不隘矣。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已。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則禮亡已久。亡久。

詒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三

則必復自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己詒爲身。謂顏子身任復禮之事。廣錫同仁之量。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著六官。繫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卽爲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爲不遠之。



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厥數綦繁。其要甚約。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不爾。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于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卽非禮。知行必由已。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假令得有爲遷貳之風。旣革輅冕之願。終售以此及天下。則仁孰大焉。

顏氏復禮論

趙春沂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醜酢往來體之乃人情之欲。後儒未悟厥旨。以天理爲禮。而復禮之旨遂晦。嘗按說文。復往來也。曲禮曰。禮尚往來。以之。話復禮。其證最確。且聘禮注。復報也。樂記禮也者。報也。注禮有往來也。其證二。特牲饋食禮注。今文復爲反。鬼谷子捭闔篇。去而復來曰反。反與復。證得爲通。

其證三。聘禮記曰。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疏云。向訝者。私見已。今還以摯。私報之。此以來而往者。爲復也。樂記。六成復綴。注。反位止也。此以往而來者。爲復也。故何妥注。易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也。顧或者謂孔注。復反也。是復禮卽反本之謂。往來者。禮之文。非禮之本也。不知曲禮。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興焉。則卽以施報爲禮之本。亦無不可。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國主社。所以報本反始也。施報旣爲禮之本。則報本反始。亦卽復禮之謂。施報固與往來之誼合也。或又謂禮尚往來者。禮之體。非

行禮者之用。以復禮爲往來禮。不辭。今案。喪大記注。復或爲服中庸注。禮謂人所服行也。行有往來意。克已復禮者。約身以往來於禮。是復禮。又猶之行禮也。然則復禮。何以爲仁也。禮不云乎。禮猶有九。而后君子知仁焉。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至於復禮。本古志。見于左昭十二年傳。聖門緒論。厥有師承。故證之禮經。無不合者。而要之復禮之誼。實賴三禮鄭注。後人因得。苟引曲證。



大暢厥怡。則鄭注論語雖亡而不亡矣。

釋能

段玉裁 程作

六書之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也。六書之用轉注假借也。六經傳注自爾雅而下皆兼言轉注假借二者。而說文因字之體以言其用。故只言字之本義不言假借。如能是獸名其本義也。下文云能獸中堅。故借賢能而彊壯。僞能傑。此是許之說。假借處與韋下云。故借以為皮韋。烏下云。故以為烏呼。來下云。故為行。來之來。朋下云。故以為朋攬字。西下云。故因以為東西之西。子下云。人以為僞為一例。全書內發明假借。祇此數條而已。能之為賢能為能傑。由能獸堅中而引伸之也。引伸之則賢能能傑為字之正義。凡今人曰能者皆是也。鄭說古書作耐。此由古能與而同音。耐與而有本義。古書同音之假借也。鄭以漢人文字皆作能。此獨作耐。故釋之非鄭謂能皆當為耐也。又才能本無正字。借能獸為之。若借耐為之。則又借中之借也。

說經精舍文集 卷九

舌

釋能

徐養原

能字鄭以為古皆作耐。而以能為三台字。於禮運樂記注兩言之。又注易利建侯而不寧。讀而為能。注詩

柔遠能邇。讀能爲伽。耐去寸則爲而。故讀而爲耐。而與如古通用。故讀耐爲伽。秦誓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容者。猶言能有容也。故公羊傳曰。其心休休能有容。此讀能爲如之證也。許君之說曰。能熊屬。足似鹿。从肉。巨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能而外炎。則爲熊。熊而外罷。則爲羆。熊羆皆猛獸。能亦熊羆之屬。又曰。彰罪不至髡也。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人之有能。猶獸之有力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有知慮乎。多聞識乎。趙氏注云。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按

註經精舍文集

卷九

五

知慮多聞。皆由于強強壯。稱能傑。不亦宜乎。大司徒三年。大比。則攷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也。藝以道爲本。道藝以德行爲本。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此唯賢者而後能之。故曰。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明先有內美。又重之以脩能。乃可貴也。漢書食貨志曰。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然則耐既可讀爲能。能又可讀爲耐。所謂古字音同。皆相假借者也。康成之說。毋亦示人以假借之法。而未暇詁其本義也歟。



釋能

汪家禧

包。衆。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恣。順。之。均。之。爲。仰。事。  
在。已。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  
外。爲。才。陳。于。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藝。爲。才。藝。  
爲。理。德。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更。其。訓。爲。從。以。多。訓。  
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  
同。毅。以。仇。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熊。  
屬。足。似。鹿。

西漢陶陵鼎考

洪震煊

考。隃。麋。爲。縣。見。漢。書。地。理。志。屬。右。扶。風。後。漢。耿。況。封。

誥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三六

隃。麋。侯。故。劉。昭。補。志。云。隃。麋。侯。國。太。平。寰。宇。記。隃。州。

汧。陽。縣。下。引。關。澤。縣。道。記。云。隃。麋。縣。因。原。以。爲。名。今。

縣。東。古。城。是。漢。理。之。所。晉。省。據。云。晉。省。則。晉。以。後。無。

隃。麋。今。此。鼎。銘。有。隃。麋。字。其。爲。漢。以。前。鼎。明。也。酈。善。

長。曰。秦。名。天。子。家。曰。山。漢。曰。陵。今。鼎。銘。曰。隃。則。亦。非。

秦。物。漢。帝。諸。陵。無。有。以。陶。名。者。惟。定。陶。共。王。家。在。濟。

陰。定。陶。共。王。以。哀。帝。故。稱。恭。皇。丁。姬。稱。帝。太。后。漢。書。

外。戚。傳。丁。太。后。崩。上。曰。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

大。司。馬。票。騎。將。軍。明。送。葬。于。定。陶。丁。太。后。稱。陵。則。恭。

皇。之。亦。稱。陵。可。知。水。經。注。濟。水。曰。濟。水。又。東。北。逕。定。

皇。之。亦。稱。陵。可。知。水。經。注。濟。水。曰。濟。水。又。東。北。逕。定。

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記。曹州濟陰縣下云。州理中城。蓋古之陶邱也。一名左城。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据此則定陶共王之冢實稱陵矣。漢家陵寢往往因地爲名。三輔黃圖云。文帝霸陵就其水名。因以爲陵。號武帝茂陵。本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恭皇葬城有陶邱。因號之曰陶陵。與哀帝崩王莽擅政。丁傅旋敗。恭皇仍貶稱定陶共王。傅太后曰定陶共王母。丁太后曰丁姬。然則向之稱爲陶陵者亦且爲王莽革之。改稱曰共王家矣。外戚傳所謂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家次是也。作史者著其衰曰共

王冢銘鼎者當其盛曰陶陵。皆紀實也。陶陵在濟陰定陶。而右扶風隃麋汧二縣實供其鼎。故其銘曰隃麋陶陵共廚銅鼎。曰汧共廚銅鼎。二縣而同供一鼎。惟漢鼎有此例也。嘯堂集古錄載漢汾陰宮鼎銘。旣曰汾陰共官銅鼎。又曰平陽一斗鼎。汾陰平陽河東郡之二縣也。是亦二縣同供一鼎之例也。漢好時供廚鼎銘曰長樂飼官曰大官中丞長樂屬衛尉大官屬少府。二官同供一鼎。猶之二縣同供一鼎也。長樂飼官大官中丞同供者曰好時共廚銅鼎。汾陰平陽同供者曰汾陰宮銅鼎。與隃麋汧同供者曰陶陵共



廚銅鼎銘詞一例正無庸泥陶陵當在隃麋也漢孝成鼎銘曰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蓋一合第一謂長安廚官所供孝成廟鼎耳非謂長安廚有孝成廟也又何疑乎隃麋之供陶陵與陶陵之不在隃麋也耶。

文昌星象祀典考

洪震煊

文昌六星在紫微垣直北斗前太史公天官書所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是也起近內階爲第一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漢書天文志謂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

詒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三

司災則文昌宮星無名司中者故鄭司農注周禮大宗伯司命屬文昌司中不屬文昌是與漢書合鄭君謂司命司中俱屬文昌是與太史公合太史世掌天官所記得實故定從之賈疏不達此旨但舉武陵太守星傳爲說而二鄭之意始晦矣文昌之義則孝經援神契所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也文昌之職則春秋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也文昌之占則晉書天文志所去明潤大小齊天瑞臻也是皆有關於文明之治運故歷代祀典隆焉在虞

書禮于六宗。鄭君謂司中司命與焉。周禮大宗伯以  
禋燎祀司中司命。天府祀天之司祿。皆文昌星也。若  
夫祀文昌有其地。鄭君注小宗伯謂兆司中司命于  
南郊。唐開元禮謂祀司中司命司祿于國城西北。宋  
史禮志謂熙寧舊儀兆司中司命于國城西北亥地。  
是與隨唐禮合。元豐詳定局稽舊儀兆司中司命司  
祿于南郊。是與周禮合。案司中司命司祿皆文昌星。  
有文明之象。則于南方離明之地宜。其與周禮合者。  
是也。從來祀文昌以壇不以宮廟。以立冬後亥日有  
牲有樂有祝辭。祀止三星不全祀也。自漢建武定制。

詒經精舍文集

卷九

五

南郊從祀列內外星官千五百十四神。則文昌六星  
全在焉。自是以後文昌嘗從祀于郊壇。晉咸和八年  
制天郊凡六十二神從祀。既有文昌。又有司命。其司  
命意非文昌之司命也。後魏以司中司命司祿從祀。  
不全列文昌。蕭梁南郊天文從祀有文昌。不重出司  
命等名。元史祭祀志從祀壇凡三等。弟二等內官  
位五十有四。以十二辰分列之。文昌同北斗內階諸  
星位于午。是又文昌祀典之可考者也。文昌與三台  
相近。三台亦六星。亦名司中司命司祿。然司中司命  
司祿之名同。而文昌之名不得同也。故周禮大宗伯



注。司中。司命。屬三台。則不復屬文昌。屬文昌。則不復屬三台。安得謂三台卽文昌也。虛危之北。亦有司中。司命。鬼官之長。更無文昌名也。七祀亦有司命。此爲小神。漢之荆巫。所奉于春祀之。于文昌尤遠矣。司民亦嘗從司祿之祀。然軒轅角非文昌也。後世祀梓潼神。以爲文昌。其實與斗魁戴匡六星。毫不相涉也。

文昌星象祀典考

胡縉

文昌星象。古祀典屬之天神。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此文昌之名也。班固漢

詁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三

志。則謂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則謂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二志所言。皆缺司中一星。與周官不合。說星名者。司馬之說爲長。若武陵太守星傳。謂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祿。甘石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危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則又與文昌六星名同。實異。蓋四司鬼官之長。考之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君注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人小過。作譴告者。疏云。宮中小神。漢志掌之。荆巫與文昌異。案楚辭九歌。有二司命。所云少司

命者當卽星經所云鬼官之長。其大司命之詞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則文昌之第四星也。其祀文昌者則始於虞。盛于周。沿于漢。而譌謬於宋。按虞書禮于六宗。鄭君注大傳云。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習天神也。以周禮考之。則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孟康注漢書說與之同。此祀典之始見於虞者也。周官禮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鄭君以爲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君以爲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曰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周公明堂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注云六宗之神與鄭氏大傳注合。季冬畢祀天之神祇。鄭君注謂司中司命與焉。逸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是周時文昌之祀合于邱。分于兆。通于祈。衍于告。此祀典之盛于周者也。漢書郊祀志述武帝時祠神君禮以爲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漢律曰祠祀司命。宋元豐詳定局引漢儀曰。兆司中司命于南郊。祠以立冬後丑日。此祀典之沿于漢者也。魏晉以還。



尚遵其舊。至若梓潼神張亞子。始見于崔鴻後秦錄。姚萇稱帝。始建祠。謂之張相公廟。原係土神。與文昌大別。唐李商隱有張亞子廟詩。孫樵有祭梓潼神君文。然皆初不以爲文昌。宋建炎以來。始封梓潼神爲仁文聖武孝德忠文王。遂使天辰土神。渺不相涉。者忽混而爲一道。士之說遂稱帝君之神。降于世者十七。其可知者。在周爲張仲。在晉爲涼王呂光。在五代時爲孟昶。北夢瑣言遂以爲僞蜀王建世子。則尤爲荒謬不經。其後遂搏土爲像。綠幘烏衣。兩童子夾侍。名之曰天龔地啞。皆里巷相沿。與古之祀文昌者

詒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三

不合。考宋熙寧時。祀儀祀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元豐後。稽之舊禮。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祀以立冬後丑日。是北宋時文昌祀典尚合古制。南宋後遂以文昌梓潼雜爲一祀。不知文昌係天神。梓潼係土祇。張仲呂光係人鬼。三者判然無緣相混也。大抵古之天神地祇。後世多譌爲人鬼。如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其神皆天駟房星也。而或以爲宛窳婦人。寓氏公主。竈君者。五祀之一也。而五經通義以爲姓蘇名吉利。或云姓張名單。或云名隗字壤子東嶽者。望祀之神也。而俗云姓黃氏西王母司厲之神也。而

俗云姓侯氏諸如此類不可窮詰文昌其一也惟據經傳以祛妄說專主戴僅六星一語祀之以天神之禮斯合乎古矣

文昌星象祀典考

汪家禧

謹案文昌六星隸中官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非專主文治鄭注春官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按武陵太守星傳有司中無司災鄭據此星傳又云三台上台司命中台中與文昌星同名秋官先鄭注謂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是三台近文昌祭法鄭注司命督察三命皇疏以

詒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三

司命爲文昌宮星援神契有受命遭命隨命三科說人命修短專屬司命職尤重矣所以又耑稱司命虞列于六宗周祀以標燎晉司馬紹統謂文昌列六宗不得分爲二鄭注非博士吳商爲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故隨事祭之案禮言煙積柴實牲體升煙報陽制與標燎同鄭注周官可證不得謂司中司命非六宗惟天尊祀禮不逮士大夫應劭風俗通謂今民間祠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祠以豬率以春秋月漢世士庶通祀褻矣按風俗通明引周官大宗伯文朱氏彝尊謂此非文昌之司命誤又案此即廣祀文昌之始全氏祖望謂



士大夫家祀文昌然尚未實以姓名蓋自周迄宋載  
自袁桷始亦誤然尚未實以姓名蓋自周迄宋載  
在祀典祀以立冬後亥日國典所在無敢臆斷元以  
五福大乙之壇時掌于道流而文昌遂溷于梓潼神  
明周洪謨等議謂梓潼顯靈于蜀廟食其地宜文昌  
六星與之無涉語最確或謂即呂光孟昶李商隱梓  
潼神廟詩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萇與光同時不  
應爲人復爲神孟昶以花夔夫人懸像宋宮而誤尤  
守禮者所勿道謹考

說文尒疋相爲表裏論

徐養原

小學之書蒼雅竝稱蒼卽蒼頡篇雅卽尒疋也說文

諸經精舍文集 卷九

焉

之爲書也檢以六文貫以部分蓋承蒼頡之後而變  
其體例者也夫尒疋爲詁訓之祖而說文爲字學之  
宗先師相傳具有端委說文讀應尒疋無不合者然  
著作之初意各有指歸今欲知其同必先辨其異也  
蓋尒疋主義說文主形形則偏傍依附宜溯其原義  
則展轉訓釋務暢其流故說文所釋皆字之本義而  
尒疋所訓則借義爲多假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  
落權輿始也唯初之爲始是其本義與說文合其餘  
皆假借也又說文羅列諸字雖不見經典者亦皆載  
之尒疋則專爲詩而作故毛公詩傳以詁訓命名取

義於尔疋也。觀釋詁之張仲孝訓。釋訓之如切如磋。直舉全句而釋之。至釋言篇中。自買買也。至熾盛也。二十三句。皆依詩之次第。爲之訓尋。朱嘗倒置其言。暮暮也者。卽采薇之歲亦暮止也。或有不見于詩者。則後人取他經附益之。要未有出六經之外者。故漢書藝文志。列尔疋於五經奏議之後。此共異于說文者也。至若今本尔疋。往往與說文抵牾。又自有故。一則傳寫之滑譌也。街門謂之閤。所以止扉亦謂之閤。以誤文考之。所以止扉者乃閣也。而非閤也。紅龍古其大者。藟莖薺實。以說文考之。藟則薺實也。亦有尔疋。

詁經精舍文集

卷九

三

疋不誤。而說文誤者。禧告也。而以爲礼吉。是誤告爲吉也。葍大也。以爲艸木。到而以藪爲大。是誤葍爲藪也。他如山有艸木曰岵。無艸木曰屺。則說文與尔疋合。而與毛傳異。石戴土爲岨。則說文與毛傳合。而與尔疋異。孰得孰失。有不可得而考者矣。一則字體之竄改也。以務爲攸。以譬爲攷。以貢獻之貢爲贛。賜因通借而失之。急靜也。說文有愨無急。其萌蘗。蒹說文曰夢灌淪。鎬侯之爲蒿也。牟母之爲鴇也。白躡之爲猶也。商何之爲蒿也。叔鮪之爲鮪也。刀魚之爲鮒也。當互之爲鮒也。畱蹠之爲鷓鴣也。見於說文注者。猶





浙江卽岷江非浙江攷

阮

元程作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蹟。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江。往來吳越閒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蹟。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考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考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曰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

詒經精舍文集

卷十

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塘今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于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



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暮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溶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

詰經精舍文集

卷十

二

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樓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眞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詰經精舍于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于舍中。

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啻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設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尚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蹟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謝江

浙卽南江也。言三江而不及浙。言浙而不知其爲岷江。則謬且百出。不可以不辨。漢志師古注。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而未言南江之爲浙也。韋昭謂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水經沔水注引郭景純說。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知浙爲三江之一矣。然云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又以浦陽細流。與浙並列。則仍不知浙之爲南江也。水經漸江出三天子都。酈道元注。山海經謂之浙江。後人沿其誤。謂浙漸字相近而變。不知史記秦皇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注。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是秦時已有浙江之名。其直云江水至



會稽則爲大江之流無疑說文解浙與晉灼同於漸水云出黟縣東入海則出黟縣東者自是漸水而非浙水可知山海經之浙江正漸江之譌耳水經沔水篇江至石城分爲二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則松江出焉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此浙江爲南江之明證國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又云吳伐越越起師逆之江禦兒卽今石門越絕書謂吳越戰地則兩國相持之江在今石門歷錢唐而入於海謂之浙江亦謂之南江蓋禹貢三江其由揚州瓜潤之間入海者北江也由太湖至松江入海者中江也由石門

諸經精舍文集

卷十

四

過錢唐至餘姚入海者南江也知浙江之爲南江而三江之支派定知浙江之非漸江而岷江之源委明程大昌禹貢論經自岷江以外無得名江者其論最確安得以黟南小水當南江之目哉若胡朏明知分江水之至餘姚而未能暢其說全謝山知禹之施功至會稽而止而又謂大江之水無由東行至浙是未識古今變遷之理舍岷江之正流旁取新安諸水則尚未能知浙江安足以辨三江哉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洪震煊

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而說文浙字

亦緊接江沱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據此則浙江實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濫觴。至丹陽石城。分而爲二流。是爲分江。其本枝過毘陵。爲北江。其分江則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由拳柴壁過禦兒。至錢唐。而後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遊。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內丹陽。至錢唐。則是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卽震澤。逆流而上曰遡。迴殆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終古無濤。而浙江常擅濤湧。雪

山之目。以龕赭二山下有伏沙之故。當其石城疏濬。分浙遙通濤聲。反激海水。上溯朔源。直去則馴。至于丹陽矣。漢志云。丹陽故鄣郡。屬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其地近也。浙江曲江。其義通也。始厲胥母。終凌赤岸。渺尋途而合轍。懿一葦之可杭。枚叔之發著。按圖焉。漸江者。浙江之支流。其源出三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而入海。自石城之派。後湮潮不通于故瀆。且狎注于漸江。分江之流。日以塞。則漸江之岸。日以闊。久假不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云。漸江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郭景純注山海經。引地理志。



云浙江出新安黟南蠻中東入海漢志云漸而郭引  
為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三江為岷江  
松江浙江岷江北江松江中江浙江南江三江皆大  
江其意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既以浙江為大江必  
不更以浙江為漸江矣酈氏徵引山海經注不能訂  
正誤字更為望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知  
浙江之源實出于岷山所失匪淺又無怪乎宋子京  
并欲改漢志之漸江為浙江也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蔣炯

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海為漸江水出岷山

諸經精舍文集

卷十

六

至石城分為東流至會稽餘姚東入海為浙江古河  
與江皆水名河則專指積石江則專指岷山浙偏于  
東而稱江者岷為之源也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  
為浙江曰江水指岷江也曰東至會稽為浙江明乎  
浙為岷之末流非岷則浙莫為江也至于漸水但言  
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而已其非浙之正流不待  
辨而知也然則水經曷為言漸而不言浙蓋經之例  
水有異源而合流者雖小必詳有同源而異流者雖  
大必略經之言漸志漸所出非志江所出也其稱漸  
江水者正合江與漸為一水猶之廬江水從彭蠡入

江延江水從西陽入江皆非江而稱江者與此一例  
若導江自漢沔以下過牛渚石城毘陵東過餘姚入  
海其水道枝指燎然言江則浙在其中不必詳志其  
地以別夫浙之非漸可考而知也或又以爲漢晉以  
前浙何以與岷合而漸爲其支唐宋以後浙何以與  
岷分而漸反爲之源嘗細繹酈氏舊文參以累朝志  
記而知岷浙之分由于唐之築海塘也海塘之築由  
于南江之水道失也譬之形體岷爲首至吳爲支股  
至錢塘爲尾閭世未有支股不運而血氣能達于尾  
閭者岷源既失漸乃得挾上江諸水濤瀾激衝沙土

毋漲制江力而強之東洪波巨浸半爲平壤斥鹵于  
是人苦鹽水勢不得不捍江以衛民自居易之禱神  
以築堤錢武肅之射潮以立幢人力日與地理日失  
漸乃儼然居江上游反爲之源而後南條之水始有  
不附江而入海者矣而要豈浙水之故道也哉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

胡縉

浙江者禹貢三江之南江也按說文水部江字下次  
列沱字云江別流出嶠山東別爲沱其下卽列浙字  
云江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字下次列潞沫三水  
皆他水東南入江者是浙江係岷江之分流無疑其



于漸字下解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則黟縣所出之漸江。自別爲一水。至錢塘而入于浙江。而浙江之經流。自從南江出也。古今說三江者。惟班固郭璞條列分明。足爲定論。班志之論三江也。於毘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于蕪湖下云。中江水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于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酈道元水經注引班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徑吳國南爲南江。是浙江爲古之南江也。明甚。今本漢書無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之文。但于吳縣下有

諸經精舍文集

卷十

八

云。南江在南東入海。當是文有脫誤。酈所見者乃六朝古本也。近儒不據此。以訂今本之譌。脫反謂酈氏改易班志。是固未嘗綜班志而深考之也。蓋大江自西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東至吳縣。南南逕禦兒。至錢唐。又東至餘姚入海。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淞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毘陵。由江都入海。江都最北。故班氏謂之北江。蕪湖據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南江在漢晉尚循故道。故郭氏亦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義與班氏同也。酈氏之注水經也。南江故道尚秩然可考。河水篇經

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毘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酈注云。江卽北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經流知之矣。下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下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水。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南江又東

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又云。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又東逕黃橋下。又東逕赭山南。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此南江之故道。卽浙江首受岷江。至餘姚入海之故道也。若漸江水之出三天子都。而合于浙江。猶之穀水畫溪之合于江耳。後儒昧南江之經流。而以漸江水當之。遂謂浙江與禹貢三江無涉。或又謂鄭君之說三江也。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



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是浙江非南江矣。然此乃初學記中所引爲鄭元孔安國之注。譌舛失真。並非康成之注也。且考之國語。則岷江松江浙江之說爲近。故三江之說。宜從許氏班氏而不從僞鄭注文。而浙江之爲南江也。以明。

孔子適周考

方觀旭

孔子適周。史記世家未顯爲何年。水經注以爲孔子年十七。適周。按世家載適周事。本次於孔子年十七之後。則水經注實與相合。孔子年于七時。爲魯昭公七年。是年夏四月。春秋書日食。禮曾子問篇孔子曰。

詒經精舍文集

卷十

十

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壘日有食之時。事相合。閻氏百詩據。索隱謂孟釐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爲昭公之二十四年。竊以此說未是。考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經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丙戌。五月乙未。相距甫六十九日。豈有敬叔身遭大故。甫及踰月。親喪未葬。即請從師遠遊者乎。

論語大德小德解

方觀旭

論語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然則可者。乃不責其備之辭。

所云大德小德是皆有德之人大小者優劣之謂也。孟子曰小德役大德可以爲證但從古注未見子夏之語必有弊也。

曾點鼓瑟解

方觀旭

四書釋地謂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竝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以此斷曾點仍有口歌按此論似矣而未確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

詒經精舍文集

卷十

十一

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而檀弓魯人有朝祥暮歌者子路笑之是琴有不與歌竝奏者矣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史記藺相如傳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使奏瑟必歌秦方求侮趙豈肯沒其歌而不書是瑟有不與歌竝奏者矣大抵古人之用琴瑟有與歌相倚者亦有獨作者安見曾點之鼓瑟必有口歌歟惟是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又曲禮云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則記



點之作而前此三子竝應作而後對可知

禹都考

金 鷄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澮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鷄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

詒經精舍文集

卷十

七

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鷄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卽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卽所避之處。以爲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陽翟爲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爲禹之都。此確解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

虛啟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啟以商政。則禹之都卽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

詒經精舍文集

卷十

七

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爲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爲禹都。此爲謬耳。陽城晉陽爲禹都皆有確證。可知禹都有二。蓋其始都于陽城。卽所避之處。以爲都。而其後遷都于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陽。固無解于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鄭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卽位居冀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



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畱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金 鷄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爲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爲百井出一乘班固刑法志所言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鷄獨以爲不然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詁經精舍文集

卷十

齒

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

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  
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  
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  
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  
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  
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  
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  
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恐未  
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  
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

詒經精舍文集

卷十

五

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

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

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

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藁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

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

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

三遂爲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

兵。孔穎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

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



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遍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卽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于邱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

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頌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爾故井地卽井田也

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頌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

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臯。鄭氏謂隰臯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槩言之耳。天下土田美惡不同。其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



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干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招搖在上解

金鶚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為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鶚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為天矛。星經。元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元戈即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芒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光之端。非即搖光也。文選。張平子

詁經精舍文集 卷十

大

西京賦。建元戈。樹招搖。薛綜注。元戈。北斗第八星名。為矛頭。招搖。第九星名。為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稱。劉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九星言之。則招搖即搖光。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為在北斗杓端。其說可通。耳。案周禮。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夫交龍為旂。即左青龍也。熊虎為旗。即右白虎也。鳥隼為旟。即前朱鳥也。龜蛇為旐。即後元武也。日月為常。即此招搖在上矣。何以知之。左傳

桓公二年。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若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歷譜。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太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太常爲天子之旗。其畫北斗宜矣。大常。天子所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爲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常爲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

也。王親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爲號令之主。招搖天鋒。又各主兵。則載之正宜。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者。卽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有在下者。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蓋畫如六月初昏也。九星竝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其餘。亦以招搖王兵所指。則殺伐。故曰急。



繕其怒也。考工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旒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月北斗？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月周行，十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左氏謂天之數，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得有。招搖星，非王親征不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釋咎

金 鷄

咎，古通舅。士昏禮：贊見婦於舅姑。注云：古文舅皆爲咎。春秋傳：舅犯他書，亦多作咎。咎犯，咎與舅義不相涉。

詒經精舍文集 卷十

三

而得假借者，以聲同也。咎，又通皐。皐，陶一作咎。繇，皐聲。亦相近。古韻：蕭着，豪尤通也。故磬、鼓、磬字从鼓聲。

釋庸

金 鷄

庸，古通備。方言：庸，代也。廣雅亦云：庸，代也。庸，通于備。故有代義。庸，又通墉。易：同人乘其墉。釋文云：鄭作庸。鄭氏云：小城曰附墉。附墉，卽附庸也。庸，又通鏞。書：益稷，笙鏞以閒。鄭氏鏞作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庸，又通頌。大射儀：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

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庸又通訟。書堯典。訟可乎。釋文。馬本作庸。訟借作頌。故亦借作庸也。庸又通用。說文。庸用也。庸从庚。从用。文省。卽爲用。庸用義同。又聲之轉也。庸又通閻。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又通作燄。書洛誥。母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作庸庸。庸與閻燄聲相近。古韻。冬鹽本通。左氏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斂。禮記。左傳。窆封二字通用。說文。熊从炎省聲。皆其證也。

釋貫

金 鶚

貫古通攢。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貫瀆鬼神。說文。攢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攢瀆鬼神。是貫與攢通也。說文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母。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攢之攢。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貫習也。亦作貫。皆省文借用也。說文又有遺字。云習也。是攢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攢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同貫。又通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也。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五子胥傳。五胥貫弓。執矢。鸛



使者注云。貫鳥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關而止之關也。鄉射禮貫字。亦當如此解。讀鳥還反。鄭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賈疏言不貫者。以其以布爲侯。故中者貫穿布侯。故以中爲貫也。釋文。貫古亂反中也。夫關者。彎弓之限也。孟子所謂殼率也。張弓中關。則能中主。故鄭云。貫猶中也。賈氏以貫穿布侯。解鄭說誤矣。陸氏音古亂反。亦以爲貫穿之貫均誤也。古人射以觀德。貴于中而不貴于貫侯。若以貫侯爲貴。是尚力也。記曰。禮射不主皮。鄭注云。不

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論語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蓋人之力有甚弱者。不能至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不主於中皮也。然則射雖貴中。而猶有不待中爲雋者。況貫侯乎。惟解爲中關而止之關。則不失其殼率。卽所謂比於禮樂者也。雖不中猶中也。故曰。不貫不釋。鄭氏注猶中。猶字最有深意。而賈疏不能知也。貫又通母。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母。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母。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祇古通振禮記內則祇見孺子注云祇敬也或作振書臯陶謨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六德柴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振與震通無逸云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作祇動萬民又易恆上六振恆凶說文引易作楷恆楷與祇聲同曲禮眡於鬼神注云眡致也眡或爲祇眡與振聲相近張揖埤蒼引作眡云告也眡與祇聲亦相近皆祇振相通之旁證也古韻支眞通春秋齊師遷紀邾郟郟

詁經精舍文集

卷十

三

字音茲。而從晉寅夤二字。本在眞韻。而亦入支韻。詩祇自塵兮塵與疵字爲韻。夏禹襄陵操不入父子字與民字爲韻。左貴嬪楊后誅垂萬春焉。春字與時字爲韻。參同契黑者水基。基字與一字爲韻。又是非歷臟法內觀有所思。思字與晨字爲韻。皆支眞相通之證也。又眞元二韻通。人人所知也。艮字从目从匕。當取匕聲。易說卦傳艮止也。艮止音相近也。不然何以乾健坤順坎陷離麗皆諧聲。而艮止獨否乎。又支微二韻通。人盡知之中庸壹戎衣。鄭讀衣爲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所以隱形也。又沂字从斤。旂字亦从



斤折卽垠字又通作畿字禮記車不雕幾幾斨也班固荅賓戲漢良受書於邳沂沂垠也詩小雅夜向晨晨與旂字爲韻左傳龍尾伏辰辰亦與旂字爲韻然則支元通卽如支眞通也微眞通卽如支眞通也惟支眞通故祇振二字以聲相近而通用也祇又通多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古字从氏从多每相通爾雅祇祇愛也漢書敘傳姒姒公主孟康注引作姒姒愛也

釋葵

金 鶉

說文云葵菜也詩幽風七月烹葵及菽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土喪禮斝豆之實旣夕東方之饌四豆土虞禮記豆實土冠禮再醢兩豆特牲少牢饋食禮皆有葵菹此葵之爲菹者也土虞禮記銅莖有滑夏用葵冬用苴鄭注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苴公食大夫禮銅莖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滑莖苴之類賈疏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土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此葵之爲羹者也凡豆實兩豆必用葵菹以羸醢配之四豆則加韭菹以醢醢配之士昏禮菹醢四豆菹謂葵菹與韭菹也六豆用昌本菁菹韭菹八豆則加葵菹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

聘禮堂上入豆。其中皆有葵菹。經雖不言。可考而知。凡銅羹必有滑。夏皆用葵。非特士。虞禮公食大夫禮也。然則自天子以至士。庶人冠昏喪祭賓客之禮。無不用葵。葵之爲用廣矣。故古人種之於園。多至數畝。以其爲常食之菜也。葵類最多。爾雅釋草云。菘兔葵。郭注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洵啖之滑。又云。芹。楚葵。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云。茆。鳧葵也。詩曰。言采其茆。蘩。鳧葵也。本草注。江南人名豬蓴。周禮朝事之豆有茆。菹。又爾雅。齧苦菹。郭注云。今菹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洵食之滑。又菹。蚰。郭注云。今荆葵也。

詒經精舍文集

卷十

五

似葵紫色。陸璣詩疏云。芘菜一名荆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又葍戎葵。郭注。今蜀葵。似葵。華如木槿。華此葵之大者。戎蜀皆大也。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卽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椀。鶯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卽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格物論云。葵有鴨脚之名。鮑照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卽葵菜之葵。明矣。白樂天詩。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卽此秋葵歟。今葵類之可食者。惟蔞葵。古所謂滕



菜今謂之紫果菜。以三月種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葉可作蔬。其子剖之赤如血。然此非衛足之菜。無鴨掌之形。則亦與兔葵、楚葵等同為葵類而已。

釋葵

孫同元

古之所謂葵菜。卽所謂向日葵也。葵字从癸得聲。尔正釋天云。大歲在癸曰昭陽。邢昺疏云。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王氏農書本謂葵爲陽草。據此則向日之義已隱寓制字之中。淮南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於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曹植求通親親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詒經精舍文集卷一 美

終向之者誠也。古人凡言葵菜皆專指向日而言。左氏成十七年傳云。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急就篇注葵爲衛足之菜。傾葉而蔽日者也。然則衛足卽向日。向日卽古所謂葵菜。第今人竝以葵爲花品。不以爲菜品。故鮮有食之者。

釋葵

謝淮

按葵種不一。有蔬品。有卉品。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士虞禮。釧芼有滑。夏用葵。鄭注夏秋用生葵。賈疏謂舉夏以兼秋。蓋卽今之秋葵。鮑照園葵

賦。白莖紫蒂豚耳鴨掌。狀與秋葵同。白居易詩。炊稻烹秋葵。與幽風七月烹食之義合。本草謂之滑菜。與儀禮釧芻有滑之義合。公儀休之所拔。魯漆室之所種。周彥倫之綠葵紫蓼。盧叔彪之粟殮葵。菜皆指此。齊民要術引廣雅歸邱葵。爾雅翼葵爲白菜之主。一歲可三種。爾雅蒔菘葵。郭注似葵而小。灼啖之。滑卽劉禹錫所謂兔葵燕麥動搖春風。又蘇軾詩煮葵燒筍餉春耕。則可淪爲蔬者尚多。要不若秋葵之爲著也。其爲卉品者。一曰蜀葵。爾雅菁戎葵。注今蜀葵也。華如木槿。一曰錦葵。卽荆葵。爾雅菽蚝蚝。注今荆葵。

詒經精舍文集

卷十

三七

也。一曰蔞葵。爾雅蔞葵蘼露。注華紫黃色。或謂卽今藤菜。要之於卉爲近。別有旌節葵。陸務觀有詩。蘇子由亦有紅葵旌節花之句。楊升菴謂借葵喻形。非謂旌節卽葵。爲得其實。至葵之向日。其說已久。而不能無疑。左傳葵能衛其足。杜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霍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亦言葵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則向日屬葉。而不屬於花。陸機園葵詩。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亦未確指爲花。至杜甫詩。傾陽逐露葵。許白雲詩。遂有向日錦苞之語。則專言花能向日。



按向日葵一名金盤菊。花大蒂重開則低垂似無隨日轉移之理。況子建所云傾葉葵藿竝稱說文藿未之少也。玉篇謂之豆葉則亦專指葉而言。未見豆花漠漠朝暮轉向也。或謂秋葵日中盛開至暮則斂謂之向日則與牽牛花見日即萎者相反。物性不同良亦有之。非驗之秋圖弗能知也。

方觀旭

馬鄭解經最爲精審。惜鄭注自毛詩三禮而外今無其書。然或見他處者。往往如吉光片羽。彌可寶貴。乃

詁經精舍文集

卷十

庚

吳志注所載虞翻論鄭馬解尚書違失凡數事。如顧

命上宗奉同瑁。鄭注同酒柸。翻駁曰。康王執瑁。古同

似同。從誤作同。鄭不覺定。推翻之意。殆以經文當作

上宗奉瑁。同字爲後人誤增。是以怪鄭氏不能覺定。

從而訓爲酒柸。今按顧命篇同字凡七見。王用同以

祭太保則別有一同。用以酢。用以祭及瘳。拜則以同

授宗人。蓋祭者以酒灌地也。太宰秉璋以酢者。則禮

所云太宰執璋瓚亞禩是也。瘳者說文云嘗也。則太

宰之瘳是嘗酒也。同之爲用。皆以奉酒。謂非酒柸可

乎。若如翻意。則經中同字均屬瑁字之誤。而瑁爲鎮

圭。可。用。以。祭。酒。及。亞。裸。乎。且。用。圭。可。嘗。酒。乎。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而。太。保。亦。有。珪。乎。執。圭。正。所。以。禮。神。何。以。拜。則。反。以。珪。授。宗。人。也。翻。又。舉。馬。融。訓。註。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馬。云。大。同。天。下。乃。釋。同。字。之。義。原。不。指。同。爲。何。物。安。知。其。非。指。酒。栝。而。必。加。金。旁。作。銅。訓。釋。爲。璽。乎。天。子。有。璽。實。起。秦。制。周。禮。貨。賄。用。璽。節。左。傳。季。武。子。取。卣。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是。謂。時。之。璽。貨。賄。用。之。大。夫。有。之。竝。不。以。爲。天。子。傳。國。之。寶。而。反。取。天。子。副。璽。之。說。爲。愈。于。鄭。尤。所。謂。讀。書。

詁經精舍文集

卷十

五

不知論世者也。又如王乃洮頰水。鄭所定本作濯頰。翻駁曰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曰天子頰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翻意蓋謂洮頰爲頰面與濯字有別。故怪鄭君作濯。今按洮與濯聲相近自得通假。又鄭注周禮守祧職云。故書祧爲濯。濯既爲古洮字。是作濯正從古文。鄭旣以洮爲濯。又以濯爲澣衣者。謂王服澣濯之衣耳。蓋王宮中禮服深衣固可澣濯者也。今當顧命大禮本宜冕服。因疾病止服深衣而被以冕服。亦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若然則鄭氏



經本當王乃洮爲句。頰水爲句。馬氏曰：頰，頰面也。謂服澣衣頰面之後，而相以冕服被其身。虞氏又謂洮字虛者，蓋洮止有濯義，卽以爲濯字，亦無衣字。故云洮字虛也。以此難鄭，亦非無說。但鄭氏案據本經相被冕服之文而爲此語，是固以經證經者也。又堯典宅昧谷，翻以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因怪鄭氏反以爲昧。按史遷從安國問，故其作五帝紀，正作昧谷。此真古文也。賈逵傳古文尚書，鄭君所注，係用逵本，則作昧谷，實是古文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柳谷。又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則作柳者乃今文。

詁經精舍文集

卷十

三

也。考昧與柳本同部字。鄭注書大傳以柳爲齊人語。明伏生口授尚書，以齊人方言讀昧爲柳，故今文與古文異也。翻不深考，反譏鄭氏耶。又分北三苗，翻以爲北。古別字。復怪鄭君訓北猶別。按二人相背爲北。古文作𠂔，重八爲別。古文作𠂔，說文八部云：𠂔，別也。又艸部云：𠂔，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其說應卽本古文尚書。鄭亦從逵，則賈逵鄭君奏定之本，當從古文作分。𠂔三苗，鄭恐後人不知，𠂔爲古別字，故注云：𠂔猶別也。與說文𠂔別也。正同。有何可怪。翻乃云：北古別字，則說𠂔字爲北，反以北當古之別字，何其不考。

六書歟。虞翻易學尚出孟氏。故所言消息頗有可採。至於尚書獨無師承。是以所論鄭馬違失。先自謬誤。無一當理。吳志注尚存其說。今舉而辨之。以見窮經者始可與論史也。

由是問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趙坦

吳志虞翻傳注翻奏鄭氏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珪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栝。謂之酒栝。成王疾困。憑几洩類爲濯。以爲漉衣成事。洩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

詁經精舍文集

卷十

三

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

華山。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

也。齊人語。注周禮縫人引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柳

穀。賈疏云。伏氏文。夫伏生爲濟南人。故方言昧爲柳

由是傳。今文者作柳。古文家作昧。史遷從孔安國問

故。史記五帝紀亦作昧。徐廣曰。一作柳。蓋後人以今

文改古文也。康成非不知。今文特注尚書。則從師承

古文之本。故作昧。且柳之言聚。日將沒。諸色所聚。故

云柳。昧之言冥。日入後漸成冥黑。故云昧。義得兩通。



聲亦相近。必謂作禱爲是。殆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說文北部乖。乖也。从二人相背。𠂔部。𠂔。戾也。从𠂔而八。八古文𠂔。是𠂔訓乖。乖从八。義相轉注。不煩破字。故鄭注云。北猶別也。且云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其義甚明。北且有背音。故釋文亦音背。楊倞注荀子解蔽篇云。背。弃去也。此其義也。然則準以六書。按以古音。虞氏所云北爲古別字。未可信也。顧命云。王乃洮頰水。馬注。洮。洮髮也。頰。頰面也。按沐稷。醴梁。見于禮經。洮髮則無之。古濯字有權音。濯。洮聲相近。故康成以洮爲濯。釋爲澣衣成事者。謂

王疾病不能冕。服止服澣濯之衣。故下經云。相被冕服。猶論語所云。加朝服。拖紳也。而虞氏不察。反謂天子頰面。謂之澣衣。誤亦甚矣。顧命云。上宗奉同瑁。下云。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又云。大保受同祭。齊宅。說文口部。詎。奠爵酒也。从口。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詎。假使同非酒器。則用以奠。用以瘳者。果何物耶。翻之言曰。古同。似同。然則當衍一瑁字矣。解經而背經。兩漢諸儒固不出此。按同與彤通。鄭箋詩。旱麓篇。瑟彼玉瓚。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然則同固圭瓚盛酒處也。故云酒

楮不直以圭瓚釋同者。或文不備爾。翻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鄭。按瓚字。固取覆冒爲義。不當更作大同解。獨斷云。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然則周時天子固未嘗以璽爲重。安得以此解尚書。大抵漢儒釋經各有師承。而翻特爲異說。故云爾。舉不足信。

吳志虞翻傳論鄭馬違失數事當否

方廷瑚

詁經精舍文集 卷十

三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云。顧命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案書正義引鄭注。太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是同與瑁爲二矣。說文云。同。重覆也。徐音莫保切。同。合會也。从月。从口。臣鉉等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疇。故从口。史籀亦从口。薛氏鐘鼎款識。周齊侯鐘。鐘牧敦。石。



鼓文同字皆从口說文又云詛奠爵酒也引周書王  
三宿三祭三詛是叔重亦以同爲爵也禮祭統君執  
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觀下文太保秉璋以  
酢則同爲裸器無疑矣馬注同者大同天下亦釋爵  
名同義非謂同卽瓚也虞氏以同名酒器不見于他  
經故疑之不知同古通鍾周禮大司樂掌六律六同  
漢書郊祀志作六律六鍾說文鍾酒器也何疑于同  
之爲酒杯瓚以朝諸侯豈可以酌酒乎同古通銅周  
禮典同注故書同作銅漢鏡銘善銅作善同翻見別  
本作銅有訓爲天子副璽者然璽之名漢始屬天子

詁經精舍文集

卷十

璽

秦以前上下同之三代傳國不重印璽卽以爲副璽  
亦與銅字義無關以爲愈于鄭說恐未然矣虞氏又  
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  
更作濯以從非天子頰面謂之澣衣誤莫大焉案洮  
訓爲濯鄭不誤也鄭以爲澣衣成事者謂王疾病服  
澣濯之深衣而相被冕服猶論語所謂加朝服拖紳  
虞氏駁之未嘗深體鄭意也虞氏又云古大篆卯字  
讀當爲柳古柳卯同事而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  
義案史記昧谷徐廣云一作柳周禮天官縫人鄭注  
引書度西曰柳穀賈疏以爲濟南伏生書伏生書傳

云秋祀柳穀鄭注云柳聚也齊人語是作柳乃今文也鄭氏據漆書古文故作昧史記一作柳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引書多古文亦或雜用今文也今文作柳者管子幼官云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云卯冒也象開門之形卯古文酉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虞氏以爲卯柳同字然今文古文各有師承未可據以駁鄭也虞氏又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案說文云北作𠂔菲也从二人相背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𠂔分也从重八八別也孝

經說曰上下有別莖戾也从艸从火火古文別然則北別二字形本相似鄭所據古文本作北故从其文訓之曰猶別也史記五帝本紀分北三苗集解引鄭注云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析義爲別故古鼎銘析木形有作𠂔與別字形亦相近鄭正以別詁北字與虞意同不改經文蓋其慎也不曰北讀爲別則其疏也

釋書呂刑錢字

孫鳳起

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錢孔傳及王肅注皆云六兩曰錢釋文引鄭注及小爾雅並同又釋文引馬融



注云。鏃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銖。俗儒良是。許氏說。文解字云。鏃。銖也。銖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爲銖。案鏃字之說不一。當以鄭注考。王記六兩大半兩之說。爲是。考王記。桃氏爲劔。上制九銖。中制七銖。下制五銖。注云。上制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是鄭以六兩十六銖爲一銖也。又冶氏戈戟重三銖。注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銖。十銖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則三銖爲一

斤四兩。弓人膠三銖。鄭亦以鏃訓之。亦謂六兩大半兩也。近日北平翁氏得古中士劔。以天平法馬稱之。重二十兩有五錢。安邑宋氏所藏古劔。亦中中制。重二十一兩三錢有奇。據考工記中士之劔。當重四十六兩三分兩之二。而古劔之傳于今者。其重尚不及半。蓋入土年遠。銅質自有剝蝕。而古斤權輕小。每見漢器款識云。一斤者。當今權不過七兩弱。周之權更輕于漢。則劔之重。當必如鄭氏所云可知矣。若許氏以銖爲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準此鑄戈戟劔。則太輕。若北方以二十兩爲銖。則又太重。鄭注書亦云。

鍤重六兩。同於孔王諸說。特舉其大槩耳。其實當以六兩大半兩爲正。案鍤銚二字古通。馬氏以鍤爲六銚。固非。叔重知鍤銚同物。而據古尚書爲說。與北方所釋。輕重懸殊。未有定論。鄭氏據叔重之說。定鍤銚之同。據東萊所稱。定權量之數。較諸家爲精核矣。古友省偏旁。鍤銚二字形相近。薛尚功鐘鼎款識。周師淮父卣銘云。錫貝山埒。今考定當爲錫貝卣。爰正作卣。與孚字相類。又今嘉定錢氏所藏周祖罕彝銘云。王錫金百爰。爰作卣。知其始本一字也。後世小篆作。而加金作鍤。或作銚。文既殊。而音隨異矣。鍤銚字

又通作率。考工記先鄭注。讀銚爲刷。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集解引徐廣曰。率卽鍤也。周禮職金疏引古尚書鄭注。古之率多作鍤。又通借作選。饌等字。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師古曰。字本作銚。銚卽鍤也。史記平準書名曰白選。漢書作撰。伏生大傳。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皆假借字也。近世東原戴氏據釋文所引說文。校徐本。知十銖十字下。脫去一字。據考工鄭注。引說文。證三銚爲一斤四兩。知說文北方以二十兩爲銚。爲字下銚字上脫去三字。甚爲精鑿。至以鍤爲十一銖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銖爲六兩大半兩。且謂呂刑之銖當爲銖。弓人之銖當爲銖。殊違許鄭之說。恐未然也。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阮 元 程作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文正公筆。究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文正公隸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會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